

“擦拭”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谢智香

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

提要 论文从历史的角度描写了表达“擦拭”义的动词“拂、拭、抹、擦”在汉语史中的嬗变与更替,并考察了这组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共时分布,分析了形成这一方言格局的原因,印证了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与其方言地理分布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历时演变、共时分布、擦拭

“擦拭”义动词是指表示“用布、手巾等摩擦使干净”概念的词,王凤阳(1993: 683-684)从同义词的角度对这组词做了详细的辨析。本文主要考察它们古今演变情况以及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共时分布,从而理清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共时存在状况。

一 “擦拭”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一) 先秦到南北朝时期

在先秦时期,表示“擦拭”义的主要有“拂、拭”。拂:《广韵·物韵》“拂,拭也”“商祝拂柩,用功布。”(《仪礼·既夕礼》)郑玄注:“拂,去尘也。”拭:《尔雅·释诂下》:“拭,清也。”郭璞注:“拭拭扫刷皆所以为洁清。”《唐韵·职韵》:“拭,清也。”“拂、拭”从先秦开始就作为表示“擦拭”义的手部动作常用词,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在出现频率上,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一直以“拭”最为常见。二者使用情况如表 1:

表 1: 先秦到南北朝时期“擦拭”义动词的使用情况统计

	仪礼	论语	史记	汉书	论衡	搜神记	颜氏家训	齐民要术
拂	8	0	0	0	0	0	0	1
拭	2	0	0	2	3	5	0	18

由表 1 可见,在上古到中古这个时期,“拭”与“拂”相比,“拭”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其次,“拭”的义域要略宽于“拂”,其语义所涵盖的范围也更广。在所查语料中,“拭”的范围可擦去灰土之类的污垢,也可擦去液体之类(如鼻涕、眼泪、汗等)的污垢,而“拂”主要是指擦去灰土之类的污垢。如:

* 本文是云南财经大学 2011 年校级课题“汉语手部动作常用词演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1) 介皆北面，东上。贾人北面，坐拭圭，遂执展之。(《仪礼·聘礼》)
- (2) 春秋曰：“西狩获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论衡·卷十七》)
- (3) 身入庙，拭几席剑履。(《搜神记·卷三》)
- (4) 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搜神记·卷十六》)
- (5) 小射正坐奠筭于物南，遂拂以巾。(《仪礼·大射》)
- (6) 小臣师以巾内拂矢，而授矢于公。(《仪礼·大射》)

再次，“拭”与“拂”在擦的轻重上有区别。“拂”在擦拭的时候用力小，是轻轻地擦，相当于现代的“掸”。如《齐民要术·卷十》：“两竹屈垂，拂扫其上，初无尘秽。”而“拭”则轻重都可以。“拭”的结果是使物“干、净”，而“拂”由于只能擦拭灰土之类的污垢，所以“拂”的结果是使物“净”。在除去灰尘上，“拂”与“拭”意义趋同，所以两者有时互解或连用，故“拂拭”可以构成双音词。

由于“拂”与“拭”在“擦拭”这一义位上的意义相近，使其成为同义词，但没有成为历时同义词，它们之间没有更替的现象发生。“拂”在近代到现代在除去灰尘时还会使用“拂”的“擦拭”义。

(二) 南北朝到宋末

在南北朝时期，在“擦拭”义上使用“拂、拭”表示的同时，另一个表示“擦拭、拭抹”义的词“揩”出现了。汪维辉(2007: 67)说：“揩”是什么时候取代“拭”的？现在还说不清楚。《说文》中无“揩”字，《广雅·释诂三》：“揩，磨也”。这是字书对“揩”字的最早记录。文献则可以上溯到东汉：1、揩枳落，突棘藩。(《文选·张衡〈西京赋〉》李善注引《字林》：“揩，磨也。”在《齐民要术》中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较高，据汪维辉(2007: 67)统计，“揩”和“拭”的出现频率基本持平(10: 11)。从中可以看出，在北魏后期的口语里“揩”和“拭”的竞争已经达到高潮，而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宋末。这时期两者的发展竞争体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使用频率上，二者平分秋色，“拭”与“揩”出现频率接近平衡，竞争达到高潮。二者从南北朝到宋末的六部文献中使用情况如表 2：

表 2：南北朝到宋末时期“擦拭”义动词的使用情况统计

	齐民要术	祖堂集	敦煌变文集新书	梦溪笔谈	朱子语类	续夷坚志
拭	18	4	8	2	4	0
揩	14	2	2	5	7	3

从表 2 可以看出，从北魏的《齐民要术》开始，“揩”与“拭”的使用频率接近，与“拭”形成竞争之势。

第二，“揩”与“拭”在语义上相近，其“擦拭”的范围可以是灰尘之类的污垢，也可以是液体之类的污垢。但词义上有细微的差别：“拭”轻“揩”重。且“揩”还可以表示“摩擦”，《广雅》和《字林》都解释“揩”为“磨(摩)也”，所以在《齐民要术》中，羊在墙上磨擦以止痒的动作只能说“揩”而不能说“拭”(汪维辉 2007: 68)。由于二者意义趋同，因

此“揩拭”可以固定组合双音词。此外，“拭”的固定组合比“揩”丰富。“拭”有涂拭、燥拭、拂拭。而“揩”只有“揩洗”的组合。如：

- (7) 又方：汤洗疥，拭令干。煮面糊，热涂之，即愈也。（《齐民要术·卷六》）
- (8) 又方：剪去毛，以盐汤净洗去痂，燥拭。（《齐民要术·卷六》）
- (9) 羊不揩土，毛常自净；不竖柴者，羊揩墙壁，土、咸相得，毛皆成毡。（《齐民要术·卷六》）
- (10) 茅蒿叶揩洗，刀刮削令极净。净揩釜，勿令渝，釜渝则豚黑。（《齐民要术·卷八》）
- (11) 以砖揩疥令赤，及热涂之，即愈也。（《齐民要术·卷六》）
- (12) 来晨诸童行竞持锹耨，唯有师独持刀水，于大师前跪拜揩洗。（《祖堂集·卷四》）
- (13) 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梦溪笔谈·卷十八》）

第三，语法功能上，二者有异同。

首先，二者都可带受事宾语。如《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唯见孤山淼漫，回盼故乡，拭泪沾衣，心怀郁燠。”《朱子语类·卷八》：“某适来，因澡浴得一说：大抵揩背，须从头徐徐用手，则力省，垢可去。若于此处揩，又于彼处揩，用力杂然，则终日劳而无功。”其次，“拭”可以带结果补语，如：

- (14) 夜煮细糠汤净洗面，拭干，以药涂之，令手软滑，冬不皴。（《齐民要术·卷五》）
- (15) 去鳞，净洗，拭令干，如脍法披破缕切之，去骨。（《齐民要术·卷八》）

“揩”可以带数量补语，如：

- (16) 摘取，勿令伤皮。盐揩数遍，日曝令皴。（《齐民要术·卷九》）

再次，在二者之前有丰富的状语修饰，表示工具或依据。如：

- (17) 又以茅蒿叶揩令极白净。以少许面，和水为面浆；（《齐民要术·卷八》）
- (18) 瓜净洗，令燥，盐揩之。以盐和酒糟，令有盐味，不须多，合藏之。（《齐民要术·卷九》）
- (19) 于是前抱父大哭，哀动天地。以手拭其父泪。两目重开，母亦听（聪）惠，弟复能言。（《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八》）

“揩”前还可以有程度状语。如：

- (20) 净焯猪鬣，更以热汤遍洗之，毛孔中即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梳洗令净。（《齐民要术·卷八》）

综上可见，从南北朝北魏后期到宋末时期，“拭”与“揩”一直处在竞争的状态，使用频率上基本持平，在语法功能和词义上有细微的差别，“拭”轻“揩”重，“拭”可带补语而“揩”不能。正如汪维辉(2007: 68)所说：“总起来看，浑言之，两者词义已趋同；析言之，则‘拭’轻而‘揩’重，‘拭’相当于轻擦，‘揩’则是重擦。”所以，“揩”出现之后没有完全替代“拭”。而是与“拭”处在一个“共存”的阶段。

(三) 宋末到明末

从宋末到明末，表达“擦拭”义的动词发生了变化，那就是“抹”的产生。“抹”在《说文》中未见，《玉篇·手部》：“抹，抹杀，减也。”《广韵·末韵》：“抹，抹杀，摩也。”作“擦拭”义较早出现在《酒经·卷下》：“寒时以汤洗手臂助暖气，热时只用木杷搅之。不拘四时，频用托布抹汗。”“抹”的“擦拭”义产生后与“拭、揩”构成宋末到明末的这时期的主要“擦拭”义的成员。以下是“拭”、“揩”、“抹”三者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3：

表3：宋末到明末“擦拭”义动词的使用情况统计

	酒经	全元杂剧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石点头
拭	0	0	3	6	1	7
揩	1	20	0	4	13	1
抹	1	18	0	10	9	4

由表3可见，“拭”这时期使用的数量比“揩”和“抹”都要少得多，它逐渐被“揩”和“抹”所代替。“抹”和“揩”在使用数量上相当，形成了竞争的局面，是这时期“擦拭”义范畴的常用词。

通过用例，可见“抹”的语义和“拭”一样，既可以除去灰尘之类的污垢，也可以除去液体之类的污垢，可带受事宾语，是及物动词。这时“抹”后可带“了”的形式已是常见，表完成的语法意义。如：

- (21) 抹了钵盂，装在布袋。褴褛缕缕，悲悲邓邓，往往来来。(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第四折)
- (22) 老儿也似这般烦恼的无颠无倒，越惹你揉眇抹泪哭嚎啕。(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第三折)
- (23) 一似那乱纷纷急穰穰蜂衙蚁阵受禁害，稽首，则不如跟贫道打筒子搥渔鼓抢着吃挺着吃抹油嘴无扰无虑那开怀。(无名氏《瘸李岳诗酒玩江亭》第二折)
- (24) 那妇人拿起一盞茶来，把帕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抹，双手递与和尚。(《水浒传·第四十五回》)
- (25) 老儿十分欢喜，才教展抹桌椅，摆列斋供。(《西游记·第十八回》)

“抹”还可以带补语，如：

- (26) 抹得桌子干净，便将出那绫袖绢段来。妇人将尺量了长短，裁得完备，便缝起来。(《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27) 走出殿外，扯些乱草，将来抹个干净，爬上去，把包裹枕着头儿……(《石点头·第十一回》)

这时期“揩”继承了从南北朝时期以来的用法，语义范围没什么变化。而在语法上，可以重叠，可以带动态助词“了”表动作的完成，且补语更丰富。如：

(28) 行者闻言大怒，跳出锅来，揩了油腻，穿上衣服，掣出棒，挝过监斩官，着头一下打做了肉团……(《西游记·第四十六回》)

(29) 这墨又不曾把鳔胶来调，这字又不曾使绣针来挑，可我怎生洗不下、擦不起、揩不掉？(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第一折)

(30) 我着些气呵暖我这冻拳头，再着些唾揩光我这冷鼻凹。(李文蔚《同乐园燕青博鱼》第一折)

(31) 王庆慌了手脚，抢出外去。开了后门，越过营中后墙，脱下血污衣服，揩净解手刀，藏在身边。(《水浒传·第一百三回》)

由于“揩”与“抹”意义趋同，这时期出现了“揩”、“抹”连用或对举等形式，且多次使用，显示了二者进一步激烈竞争的局面。如：

(32) 有吃酒的来，你铍酒儿，打菜儿，抹卓儿，揩凳儿，伏待酒的。(无名氏《玉清庵错送鸳鸯被》第三折)

(33) 你是必兴心儿再认下这搭沙和草，哥也，你可休不挂意揩抹了这把带血刀。(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二折)

(34) 便把禅杖倚了，就灶边拾把草，把春台揩抹了灰尘。(《水浒传·第六回》)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抹”的出现使得在“擦拭”义上以“揩”和“抹”为常用词，且二者在使用频率上相当，出现“揩”、“抹”连用或对举等形式，形成了激烈竞争的局面。而“拭”在这时期使用数量与“揩”与“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处于萎缩阶段。

(四) 明末到清末

从明末到清末这个时期，表示“擦拭”义的词又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擦”词。“擦”本义是摩擦，《正字通·手部》：“擦，摩之急也。”由“摩擦”义引申为“擦拭”义。较早见于《西游记》中：“急唤仙童看茶，当有两个小童，即入里边，寻茶盘，洗茶盏，擦茶匙，办茶果。”(《西游记·第七十三回》)在这一时期，“擦”与“揩、抹”构成了“擦拭”义的主要成员。以下是四者在文献使用情况如表4：

表4：明末到清末“擦拭”义动词的使用情况统计

	今古奇观	红楼梦	七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	官场现形记	老残游记
拭	19	31	17	1	0	0
揩	13	3	0	0	5	2
抹	9	6	8	15	3	0
擦	6	21	14	63	20	9

由表4可见,“拭”在清初还在使用,到了清末就没有出现用例,说明“拭”已经被其他的“擦拭”义词替换了,到了现代汉语时期,也只在“拭泪、拭目以待”这样的书面语中。“揩”在这时期的用例也逐渐萎缩,与“抹”和“擦”相比,处于绝对的弱势,它的命运和“拭”一样被“抹”和“擦”所替换。在现代汉语中,“揩”的“擦拭”义很少使用,经常使用的是其引申义“沾取”义,主要用于复合词“揩油”中。在这时期,“抹”和“擦”成了“擦拭”义的常用词。但从使用频率上来看,“擦”的使用数量占绝对优势。但“抹”没有被替换掉,在现代汉语中除了使用“擦”,也用“抹”。

这时期“拭、揩、抹”三者用法没有多大改变,这里着重讲“擦”。“擦”的对象广泛,眼泪、桌椅、地、脸、手、眼镜等都可用“擦”;语义广泛,凡是污垢都可以用“擦”。用来“擦”的工具具有“小方巾、皂角、帕子、布、手巾、袖子、手绢”等,也可以不借助工具直接使用手来擦。如:

- (35) 那王爷两手擦了泪眼,说:“那无耻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可叫小厮拿送三法司问罪!”(《古今奇观·第五卷》)
- (36) 宋四公仔细看时,有些个面熟,道这妇女是酒店擦桌儿的,“请小娘子坐则个。”(《古今奇观·第六十三卷》)
- (37) 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又将里外间屋的灯拿了三四盏看时,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 (38) 紫鹃……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也拿手帕子擦泪。(《红楼梦·第二十九回》)
- (39) 他一面拉下手巾来擦汗,一面陪个笑儿道:“老乡亲,我也是个过路儿的。”(《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
- (40) 说着,早见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五回》)
- (41) 他接过那封信去,且自不看,先拿眼镜儿,又擦眼镜儿,然后这才戴上眼镜儿(《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
- (42) 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厮应了一声,跑过来叫了一声“爸爸”,一旁侍立,却举起一只袖子来擦鼻涕。(《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四回》)

这时期,伴随着“着、了、过”虚化过程的完成,“擦”后带“着、了、过”的形式已是常见,表示动作的持续、完成或完毕的语法意义。如:

- (43) 平儿忙赶过来替他擦了,亲自去端水。(《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 (44) 他一手擦着眼泪,摇着头道:“老弟,你这句话愚兄可有点儿信不及了。”(《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 (45) 不想安老爷那边早已泪流满面,呜咽不止,一面擦着眼泪,向太太说道……(《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六回》)
- (46) 饭后,擦过脸,人瑞说:“我们还是炕上坐罢。”(《老残游记·第十二回》)

这时期出现了“擦”、“抹”连用或对举等形式，且多次使用。虽然“擦”的语义与“揩”趋同，但并没有和“揩”组合成双音词，从这也反映了“揩”在这时期逐渐被替换的命运。如：

- (47) 李纨侵晨先起，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红楼梦·第四十回》)
- (48) 因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 (49) 早见伴当擦抹桌椅，调开座位，安放杯箸，摆上丰盛的酒席。(《七侠五义·第六十四回》)
- (50) 张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旁擦眼抹泪，连张金凤也不觉滴下泪来。(《儿女英雄传·第九回》)

除了和“抹”构成固定组合之外，还可以和“洗”构成“擦洗”的固定组合。如：

- (51) 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红楼梦·第九十八回》)
- (52) 把何姑娘那张弹弓仍交给媳妇屋里悬挂，又叫太太向何姑娘衣箱里把公子那块砚台寻出来，擦洗干净，严密收藏，就把姑娘合张太太的衣箱差人送过去。(《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三回》)

“擦”和“抹、拭”一样，都可以带补语，但补语形式多样，种类更多。有数量补语，如：

- (53) 闹了半日，又用烤热了的干布手巾沅一回，擦一回，然后用个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洁净光彩，根根顺理飘扬。(《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
- (54) 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

有结果补语，如：

- (55) 凤姐听了，忙擦干了泪，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过来。(《红楼梦·第七十一回》)
- (56) 到了给他母亲装烟，他却不是照那等抽着了用小绢子擦干净了烟袋嘴儿，闪着身子……(《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五回》)
- (57) 一时张老擦净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张老同公子让在西首春凳，张老婆儿让在东首春凳坐下。(《儿女英雄传·第八回》)

有状态补语，如：

- (58) 当下公子夫妻进去，见堂屋里佛爷桌儿上换了簇新的黄布桌围，桌儿上的锡□五供儿擦得镜亮。(《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七回》)

(59) 等到抽完之后，热毛巾是预备好的，三四个跟班的，左一把，右一把，擦个不了，所以他脸上竟其没有一些些烟气。(《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六回》)

综上所述，从明末到清初，是“擦”发展的关键时期，使用数量迅速增加，搭配对象比“拭、揩、抹”丰富，语法功能丰富，固定组合也较“拭、揩、抹”丰富。这时期，也是“拭、揩”逐渐被替换的时期，虽“拭”贯穿古今，但在现代汉语只见于书面语中，口语中少见。而“揩”在现代通语中已经少用，只见于一些方言中。“抹”在这时期在语法功能、语义范围方面继续了宋末到明末时期的发展，虽较之“擦”在使用上处于劣势，但是和“擦”一样是这一时期的“擦拭”义的常用手部动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 “擦拭”义动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共时分布

在上文我们已经了解了“拭、揩、抹、擦”是汉语史上各时代表示“擦拭”义范畴的常用词，而现代汉语各方言表示“擦拭”义范畴的成员要比通语中的丰富些，而且不同的方言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42个方言点中“擦拭”义动词的使用分布情况如下表5：

表5：“擦拭”义动词在42个方言点中的使用分布情况

方言词	分布地区
擦	哈尔滨 北京 济南 牟平 洛阳 万荣 西安 西宁 成都 贵阳 徐州 南京 扬州 丹阳 温州 南昌 萍乡 长沙 广州 东莞 南宁
抹	北京 济南 牟平 洛阳 万荣 忻州 西宁 银川 乌鲁木齐 成都 贵阳 柳州 武汉 南京 扬州 南昌 萍乡 于都 梅县 长沙 娄底 广州 东莞 南宁
揩	忻州 成都 武汉 南京 扬州 绩溪 丹阳 崇明 苏州 上海 杭州 宁波 金华 南昌 黎川 于都 娄底
拭	建瓯 福州 厦门 海口
汧	太原
撮	牟平 太原 西安 成都 武汉 扬州
缴	温州 南昌 东莞
凑	长沙
粹	广州 东莞

由表5可以看到，“擦拭”义动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非常复杂，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方言点间的用词差异比较大。“拭、揩、抹、擦、汧、撮、粹”等在方言中都有使用。二是在不同的方言点中，“擦拭”义动词的分布数量不均。有的1个，如哈尔滨、银川、乌鲁木齐、柳州、徐州、绩溪、崇明、苏州、上海、杭州、宁波、金华、黎川、梅县、建瓯、福州、厦门、海口；有的2个，如北京、济南、洛阳、万荣、西安、西宁、贵阳、丹阳、萍乡、于都、娄底、南宁；有的3个：如牟平、万荣、武汉、南京、南昌、广州；还有的地方有4个：如太原、成都、扬州、东莞。

(一) 从“擦拭”义词的共时分布反映了演变层次

“擦拭”义动词在方言中的共时分布反映了各个方言的词根差异，“这些词根的差异大多数是方言里保存了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说法。”(李如龙 2007: 150)折射出不同的历史层次，根据各方言点对“擦拭”义动词保留情况的不同，可大致把这类词的演变划分为三个主要层次。

建瓯、福州、厦门、海口处于演变的第一层次，保留着“拭”。这是最古老的一个层次，在这一层中保留了上古汉语里的词汇现象，演变速度最慢。“拭”是上古中“擦拭”义的常

用词,“拭”的范围可以是擦去灰土之类的污垢,也可以擦去液体之类(如鼻涕、眼泪、汗等)的污垢。“拭”在《齐民要术》之前一直是通语中表示“擦拭”义的最常用的词。

成都、武汉、南京、扬州、绩溪、丹阳、崇明、苏州、上海、杭州、宁波、金华、南昌、黎川、于都、娄底处于演变的第二层次,都可用“揩”。《说文》中无“揩”字,《广雅·释诂三》:“揩,磨也”。这是字书对“揩”字的最早记录。在北魏后期的口语里“揩”和“拭”的竞争已经达到高潮,而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宋末。因此“揩”是南北朝到宋末时期表示“擦拭”义的常用词。“揩”的中古用法被以上各点继承下来。

哈尔滨、北京、济南、牟平、洛阳、万荣、西安、西宁、乌鲁木齐、成都、贵阳、南京、扬州、南昌、长沙、广州、东莞、南宁处于演变的第三个层次,可以用“抹”、“擦”。这一层次反映的是近代汉语时期“擦拭”义动词的变化,是变化较快的一层。“抹”用于“擦拭”义产生于宋末,是宋末到明末时期“擦拭”义的主导词。“擦”用于“擦拭”义最早见于明末,由“摩擦”义引申为“擦拭”义。“抹”、“擦”是近代汉语时期“擦拭”义的常用词,产生最晚,但却最有活力,在各方言中使用最广泛。

我们再看看“擦拭”义动词在各方言区的分布(见表6):

表6:“擦拭”义动词的方言区分布

	官话								晋语	吴语		徽语	湘语	赣语	客家话	粤语	闽语	平话
	东北	北京	冀鲁	胶辽	中原	西北	西南	江淮		北部	南部							
擦	+	+	+	+	+	+	+	+						+		+		+
抹		+	+	+	+	+	+	+	+				+	+	+	+		+
揩								+	+	+	+	+	+	+	+			
拭																	+	

由表6可见,闽语演变最慢,保留了上古词汇。其次是官话中的江淮地区、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保留了中古词汇。演变最快的是官话,继承的是近代汉语词汇。

(二)从各方言使用的“擦拭”义的词语上看,有从古代汉语直接传承下来的承传词,也有在传承前代词语的过程中意义或用法发生较大变异的变异词。

承传词如:揩、拭、泚、撮。“拭”是上古时期“擦拭”义常用词,现在只保留在闽语中。“揩”是中古时期的常用词,现在保留在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以及客家话中。“泚”:集韵先韵苦坚切:“净也”。只在太原方言中使用。“撮”《集韵》:“撮,拭也”宋·李诚《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炼桐油》:“如施之于彩画之上者,以乱线揩撮用之。”“撮”在牟平、万荣、太原、西安、成都、柳州、扬州、南昌方言中使用。

变异词如:捽、缴。“捽”:本义指抓住头发。《说文·手部》:“捽,持头发也”。《战国策·卷十四》:“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高诱注:“捽,持发也”《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车骑将军长史张翁留验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状,主不服,叩头谢,张翁捽主头骂詈。”在广州方言和东莞方言、梅县方言中发展出了“擦”义。“缴”本义是指生丝绳,《说文》:“缴,谓生丝缕也。”《孟子·告子上》:“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朱熹集注:“缴,以绳系矢而射也。”在温州方言、东莞方言中发展出了“擦拭”义。

(三)有的方言中使用的“擦拭”义动词是典型的方言特征词。“拭”是闽方言中的一级特征词。在闽方言中,抹桌子说“拭桌”,揩干说“拭焦”,擦汗、擦身子说“拭汗、拭身”。擦手、擦脚、擦嘴、擦屁股都说“拭”。海口涂抹药或浆糊也说“拭”(李如龙 2002: 293)。今抹、擦、揩说“拭”在别的方言只见于部分客家方言,是闽方言的特征词。

三 结语

从以上对“擦拭”语义范畴词的历时发展情况和在现代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的描写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擦拭”义词从上古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一个新旧词更替的过程。上古时期主要是用“拭”来表达“用、布、手巾等摩擦使干净”,到北魏后期,“揩”的兴起,逐渐成为隋到宋末时期的“擦拭”义的常用词。宋末之后,出现新词“抹”以及明末出现的新词“擦”,使用广泛,逐渐取代了“拭”、“揩”,沿用至今。

(二)从词语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的综合考察可以梳理“擦拭”义词在通语和方言区的不同走向。“拭”从上古时期发展到现代,仅在闽语方言区使用,现代汉语中保留在一些成语或是典雅的书面语使用。“抹”、“擦”取代“揩”之后作为宋末至今的通语词,通行于现代的官话、晋语、赣语、平话等方言区,并逐渐渗入粤语方言区;“揩”在隋到宋末取代“拭”成为通语词,现在只保留在官话中的江淮地区、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以及客家话中,在现代汉语中退出了其历史舞台,由通语词退居为方言词。

(三)“擦拭”义词在方言中的共时分布反映各个方言的词根差异,这些词根的差异大多数是方言里保存了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说法,折射出历史层次,“拭”、“揩”同是历史传承词,却处于不同的历史层次。闽语的“拭”传承于上古,吴湘客赣的“揩”传承于中古。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抹、擦”,可谓异军突起,有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 李如龙. 2002. 〈闽方言的特征词〉, 载李如龙编:《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 2007. 《汉语方言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凤阳. 1993. 《古辞辨》。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汪维辉. 2007. 《〈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Verbs with the Meaning of “Wipe”

XIE Zhixiang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and replacement of verbs with the meaning of “wipe” such as *fu*, *shi*, *ma* and *ca*. It also examines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these verb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It then goes on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ir formation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ialects.

Keywords diachronic evolution,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wipe